

芙蓉湖随笔

An Essay of Furong Lake

郑启五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芙蓉湖随笔

An Essay of Furang Lake

郑启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芙蓉湖随笔/郑启五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615-2972-0

I. 芙… II. 郑…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709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前埔东路 555 号 邮编:361009)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375 插页:2

字数:185 千字 印数:1~2 500 册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芙蓉园里写春秋

——序《芙蓉湖随笔》

潘世墨

郑启五的散文随笔我是熟悉的，校内外还是海内外的报刊上时有所见，但他把其中写我们厦大的美文汇集成厚厚的一册时，我还是微微吃了一惊，写厦大的散文作品，他在数量上应该是最多的。不但最多，而且写得细腻，写得传神，充盈着诗情与激情。他的文章深得我校师生的喜爱，也受到社会上许多读者的青睐，用句时髦的话来说，他拥有众多的读者“粉丝”。

我对启五本人更是知根知底，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老厦大的同学加同事，我们从小就一同生长在这片依山傍海的校园里，就读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上山下乡的浪潮又一同把我们抛向了同一座闽西山野，改革开放后我们又一同考了回来，毕业后又同在这所大学任教……这么多的“一同”固然有它某种偶然，但更多的是历史大背景的使然：我们这一代“老三届”与祖国休戚与共，同成长共命运，起伏跌宕，一路前行！我们对时代的感受，对祖国的热爱，对母校的情怀，非同一般！

启五从小热爱文学，他的散文随笔不是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也不是行政道理的生硬说教，他用他那充满灵性的文字捕捉着鲜活动人的细节，描绘着时代的变迁和校园生活的今昔，“南方之强”的校训和办学精神在他的笔下化为胡里山清新的海风，成了厦门湾绚丽的霞光，让山光海色里的厦门大学，神气地浮显在风情万种

的母语里,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散文的温存与文学的真趣。阅读这样多情而有滋有味的文字,让读者深受感染,倍觉畅快。

厦门大学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亲朋对她深情的大爱,启五用散文随笔的形式表达了一个“校园土著”的爱,这样的爱我认为是值得推崇的,也是值得推介的。《芙蓉湖随笔》无疑是向母校献上了一份特殊的厚礼。

是为序。

潘世墨

2007年3月20日

目 录

芙蓉园里写春秋(序言)	潘世墨
-------------------	-----

第一辑 面朝大海

“校园土著”话沧桑	(3)
校园防空洞	(6)
夜访大成殿	(12)
囊萤楼·囊萤斋·囊萤园	(16)
月光下的凤凰木	(20)
“沙茶面”与嘉庚建筑的随想	(22)
惜别“丰庭一”	(26)
雨中的景润	(30)
海湾两边一校园	(32)
粮草先行好后勤	(35)
搬家记	(39)
陪台湾师友漫步校园	(42)
“鲁迅家族”与厦门大学	(45)
诗启先生二三事	(53)
汀江梅林梦难断	(57)

听听那鸟语	(63)
校园鸟	(66)
课堂迎来古巴人	(68)
我的“奥斯卡”	(72)
最初的岁月	(77)
入住别墅的石菩萨	(80)
难得的缘分	(83)
莱茵河的问候	(86)
鲨与白海豚	(89)
清源山晚茶	(93)
集美的盛宴	(97)
送孩子上大学	(101)
班主任的“新花样”	(104)

第二辑 回味成长

林校长	(109)
怀念老树	(111)
“目针”记	(114)
街头的蛴蛴	(116)
男孩与枪	(119)
孵番薯	(123)
番石榴	(126)
水潭钓泥鳅	(129)
躲在母亲肚子上的同学	(131)
男孩子的凤凰花	(133)

借书员	(135)
刻纸的水浒	(138)
大叶桉	(141)
蜗居与芳邻	(144)
我上电视	(146)
露天电影	(148)
黄蚂蚁	(150)
龙眼树上“四天王”	(153)
雪 缘	(155)
麻 雀	(158)
再上考场	(161)
鼓点的思考	(164)
母校的老师	(166)
拆房记	(168)
环岛路	(170)

第三辑 书中日月

《长恨歌》里爱绵绵	(175)
《小城春秋》岁月如水	(178)
1981 年的凤凰花	(181)
《热血与坚忍》序	(186)
激情年代	(189)
预告情	(191)
四大块	(193)
臭美到永远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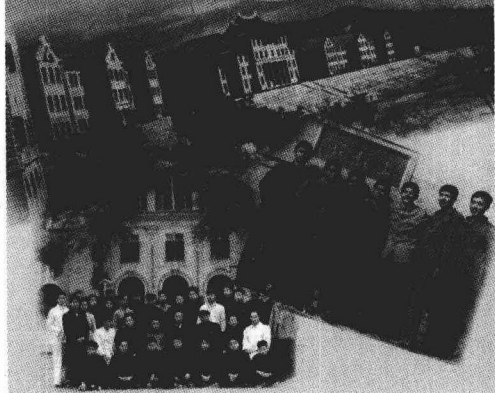


“绝活”之后·····	(197)
永远的男生女生·····	(199)
巧夫难为书米同炊·····	(202)
老鞋匠的故事·····	(204)
大渊先生·····	(211)
如此多情·····	(214)
走进“多媒体”·····	(216)
不可一日无此君·····	(219)
《兰花歌》轻灵不在·····	(221)
写书的一家子·····	(223)

Furonghu

芙蓉湖随笔

Suiku



「第一輯」

面朝大海



臨

海

“校园土著”话沧桑

父亲和母亲在厦门大学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上个世纪 50 年代我土生土长在这个校园里，算得上是一个正宗的“校园土著”。其实那时的厦大校园令人很没有校园的感觉，我和小伙伴玩“打野战”，常常趴在五老峰腰的巨石上，用大叶桉的树叶卷成的“望远镜”鸟瞰厦大，只见几列瘦瘦的教学楼、宿舍楼、家属楼与成堆的农舍茅屋犬牙交错，或散落在荒山脚下，或跻身于田头地边，三两条蜿蜒的土路像细细的白线勾连其间，校园几乎全是大片大片的菜园子，夹着讲义的教授与挑着大粪的菜农擦肩而过，空气中总是淡淡飘散着被粪尿沤烂的包菜叶发出的青酸，还有老黄牛慢悠悠地摔着尾巴。现在回味起来，昔日的厦大可真像是一家荒郊野岭中的“菜农学村”。

我们这些“小土著”还常常跑到海边的草岗野地捉蟋蟀，海风掀动着寂寞的灌木丛，四下一片地老天荒。在那里几乎发现不了校园的踪影，只有跑到建南大礼堂等五幢楼房前才能抒发厦大人的骄傲，从小父母亲就常在这五座楼下对我“忆苦思甜”，追忆校主陈嘉庚毁家办校的壮举，还有鲁迅、林语堂等大师在原始校园的足迹，回忆抗战期间为躲避日寇的铁蹄而内迁闽西山城长汀时的木屋岁月，并反复深情地谆谆告之，我名字中的“五”字就是为了欢呼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新厦大这五幢楼宇的建设而取的。

的确，建国之初，厦门大学拥有过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校主陈嘉庚老人拄着手杖亲自敲打，敲出了这五幢建筑雄健的风光，飞檐加红瓦的中式楼顶，玻璃窗加圆柱的西式楼身，别具一格地雄踞

海岸的坡地上,让所有进出厦门港的巨轮都肃然起敬!然而,海峡两岸剑拔弩张,厦门金门炮声不断,制约了校园的发展,幼年的我不知多少回在凄厉的警报声中抓着小板凳紧跟大人们躲进潮湿的防空洞里,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所大学的防空洞历史有厦门大学这么长。更可恨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窒息了学科的建设,许多老师(包括我的父母)被整、被斗、被关……少年的我日复一日惊惊颤颤提着铝锅去给“牛栏”里的父母送菜饭。10年“文革”把整个校园折腾得满目疮痍,连厦大人引以为傲的那五幢楼也是白墙涂黑墨门窗被砸烂;堂堂的上弦场居然密密麻麻种满了喂猪的地瓜菜瓜……“文革”后拨乱反正举步维艰,幸有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重拳出击,在教科文领域快刀斩乱麻,救我千万“臭老九”及其子女于苦海之中。饱经磨难的厦门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终于抖落了满身的枷锁,在天风海涛之中奏响了“南方之强”搏击勇进的雄浑乐章!

最是那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势不可挡,校随国运,人随国运:这一年学校先后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第二届大学新生,我也梦般地跻身其间,本“校园土著”在历任校园临时工、猪场饲养员、食堂伙头军之后,于25岁高龄终成厦大学子,老父母与我相拥而泣,喜泪横流……再没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再没有五花八门的精神包袱,我全身心地感受着从此如日中天的厦门大学在展翅翱翔的发展中迎面扑来的祥和之风,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我们厦大与厦门特区的建设比翼双飞,年年都有新突破,岁岁皆有大手笔(大概再没有人会把校园新楼司空见惯的基建与子女的取名进行兴奋的挂钩);芙蓉湖澄碧的涟漪早已轻轻地荡去“菜农学村”的旧影,新五座的“嘉庚楼群”隆重地顶托起新世纪的辉煌,从1978年屈指可数的10个系3000余师生的“菜园学府”扩建至现在的18个学院46个系108个科研机构3万多师生的国家重点高等学府,山光海气,地灵人

杰,12余万厦门大学毕业生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尽显才华,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而孜孜不倦……

凤凰木花开花落,身为教授的父母退休后安享幸福的晚年,我也成了厦门大学讲坛上的研究生导师,子从父业,其乐融融。人到中年我再次爬上儿时的山头,左眺右望阅不够厦门大学的满园春色,爬了这个山头,又爬了那个山头,气喘吁吁的“校园土著”期盼着像儿时一样鸟瞰厦大全貌的企图总是一再落空,校园依山傍海全方位的扩展,用树叶“望远镜”便可将其尽收眼底的岁月已化作一抹遥远的夕照!啊,厦门大学,你再也不是沧海边那个农教混杂的田村,而是千楼竞秀风情万种人气鼎盛!远眺海湾那一边的厦门大学漳州新校区,嘉庚老人上个世纪之初的梦想已加倍化地为眼下中国第一座跨海湾大学的辉煌,海湾那边仿佛近在咫尺的新的大学城正在拔地而起,又是一列列嘉庚风格的现代巨建依山傍海,但更加端庄、更加俏丽而雄威。“校在海上,海在校中”,我每每乘着高速快艇去上课,胸海和大海一同浪花滚滚,心空宁静而致远!

白鹭翩翩蓝天翔舞,厦门因为有了厦大,而大师云集,高徒荟萃,藏龙卧虎,在五个特区大家庭的比试和竞争中显得神闲气定,饱有学术的厚重和文化的底蕴,发展后劲十足;厦大因为坐拥厦门大港而海阔鱼跃,八面来风,气势如虹,啸傲神州!啊,我的饱经沧桑的厦门大学,我的蓬勃发展的厦门大学,我的前程无量的南方之强!

2006年4月6日

校园防空洞

父母亲就读厦大的岁月，厦大不在厦门。为了躲避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厦大迁到了闽西山区的长汀县。从大一到大四，他们压根就不曾在鹭岛留下一记足印，也不曾见过一眼鹭江的波光，而是艰难地固守在汀江畔那座古老的山城里，怀着强烈的报国志，日夜攻读经济和历史。如今旧时的同学来访，特别是那些从海峡彼岸和海外来的，父母他们老老的一伙顿时年轻了起来，每每总是谈得亲密无间，意气风发。我负责端茶倒水，然后默默地坐在一旁洗耳恭听。老校友常常情不自禁地谈起长汀的防空洞，由于当时长汀有盟军的机场，因而日军飞机的轰炸极为频繁。每每凄厉的空袭警报响起，常可以看见青年校长萨本栋博士指挥师生进洞的身影。洞小人多，又没有通风设备，洞口和洞内深处的师生们不断地自觉地换位，以分享洞口比较新鲜的空气。萨校长还把废旧汽车上拆下来的马达改装成发电机用以防空应急……李雪卿在《笃行斋琐忆》一文中回忆道：“抗战期间，日机常到长汀骚扰。高处警报台挂一个红球，预报远处有敌机，挂两个红球表示敌机临近。管理我们女生宿舍的胖大嫂最关心警报情况，当她发现挂出两个红球时，便马上带着她三四岁的小女儿‘老妹’（长汀话小妹叫老妹，小男孩叫老弟）跑进笃行斋，大声喊叫道‘红球两个！红球两个！’敦促大家赶快躲进防空洞。”何大仁教授回忆道，当时厦大的防空洞就开凿在校园的后山，印象中洞体是石灰岩的，有两三个洞。长汀的厦大除了有人工开掘的坑道作为防空洞之外，天然的山洞也成了临时的防空洞，当时在厦大中文系任教的郑朝宗先生后来于《汀

州杂忆》一文中曾提到：长汀八景之一的苍玉洞“离城较远，是我们常去躲避日机空袭的地方”。

抗战八年，在长汀的厦门大学是中国粤汉线以东唯一的国立大学，几乎没有离开过防空洞。据洪永宏所著《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记载，1939年9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萨本栋校长，指出厦大“现为东南唯一国立学府，政府属望甚厚”，时任部长的陈立夫对这所最逼近日军占领区的厦大“困处长汀，艰苦奋斗”，“尤深嘉慰”。“多难兴邦”亦兴校，这所出于防空洞的大学，形成了“爱国、勤奋、朴实、活跃”的校风，在咆哮的天空下和燃烧的大地上，艰难复兴，奋力拓展。1945年在校生的 numbers 是1938年初迁长汀的5倍，这真是一个令后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解放之后，父母亲先后回到厦大任教，走进了鹭岛这片依山傍海的秀美校园，我也随之出生在这个校园里，然而童年的记忆还是离不开防空洞！现在一时分不清脑海里关于飞机凄厉的呼啸声和炸弹的爆炸究竟是来自儿时最初的记忆还是后来荧幕上的电影镜头。不过50年代头7年，福建的制空权是掌握在台湾军方的手里，伴随着“反攻大陆”的叫嚣，海峡对岸的轰炸机、战斗机和侦察机袭扰厦门是常有的事儿，我隔着厦大托儿所的铁栅栏可以时常看到解放军和大学生民兵架设高射机枪对空演练的镜头！厦大校园里有纵横交叉的防空壕，从教室到食堂，从宿舍到信箱……简易的防空壕没有排水能力，壕内常常泥水淤滞，蚊虫与杂草衍生。庄钟庆教授回忆到，大约在1953年，厦大中文系1952级的同学在南普陀后山的岩洞里上课，突遭台湾军机的俯冲扫射，机枪子弹打在岩石上反弹到洞里，削掉了一位叫蔡荣明的同学的头皮，鲜血直流，蔡同学经包扎后继续上课。不久后，国家花了很多的财力和人力，在校园后山的花岗岩山体中凿出了防空洞，尽可能保证师生们的安全，左、中、右三个大洞口随时吞吐着全校的男女老少。有时半夜防空指挥部凄厉的警报一拉响，父母即刻把我推醒，父亲拎着

热水瓶，母亲拉着我，我手里抓着自己的小板凳，一家人深一脚浅一脚地随着左邻右舍黑压压的人流向国光三楼后面的防空洞转移，不能有灯光，细微的星光下依稀晃动着尖尖的枪刺，学生民兵站在路旁低声吆喝着：“快点，跟上！”

防空洞内是一个潮湿的世界，冬暖夏凉，但空气怪怪的，昏黄的灯光默默照射着洞壁上淌不尽的水滴，还有嗡嗡作响的鼓风机声。有的地方凿出了一个很大的空地，可以当教室的。我默默地昏昏沉沉地坐在小板凳上，不时地有人从面前走过，踩得铺着粗砂的地面沙沙作响……当期盼中的第二次警报声响起来的时候，人们都急不可待地站了起来，长松一口气，第二次响起的警报叫“解除警报”，通知人们可以出洞了。走出洞口，第一感觉是久违的阳光照得头脑微微发晕，第二感觉是洞外的空气真好！

1958年8月23日下午17时30分，厦大的师生推窗可见远处南太武山至小金门的上空一片红光，仿佛大面积燃烧的晚霞一般，千万颗越海的弹道化成海天一色的天然大银幕上壮丽的奇观。由于弹落点都在金门岛上，一水相隔明显淡化了爆炸的震撼。师生们为这样的景观兴奋而惊讶，那场面与银幕上《攻克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厦大幼儿园的小朋友正排队回家，人们大小小一时间都驻足远眺，小朋友们还齐声高唱童谣“蒋介石在台湾两眼望晴天，咕呱咕呱没有办法……”五分钟之后，厦大防空指挥部响起警报声（而以往大多是先有警报声，过了好久才有爆炸声的），幼儿园的阿姨如梦初醒，连忙赶鸭子似地把小朋友们赶向附近的防空洞。师生和家属开始有条不紊地躲进各处的防炮洞。又过了一刻钟左右，厦大防空洞里的人们开始感到有头顶和附近有沉闷的爆炸声，那是金门大炮还击时零零星星的弹落。

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八·二三”炮战，史称“第二次台海危机”。密集的炮火前后持续了85分钟，据统计解放军厦门前线部队共发